

空间想象与文化记忆

1980年代以来城市叙事中的建筑书写

赵坤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空间想象与文化记忆

1980年代以来城市叙事中的建筑书写

赵坤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间想象与文化记忆：1980年代以来城市叙事中的建筑书写 / 赵坤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6

ISBN 978 - 7 - 5203 - 4637 - 5

I. ①空… II. ①赵…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2441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范晨星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9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08千字
定价 7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文学越来越走向泛文本的时代，文学的内蕴变得日趋丰富而又庞杂，如果只固守“历史—社会学”原来的理论立场和批评方法，批评者显然已无力阐释日趋丰富而又庞杂的研究对象。因而，打破文学研究与相邻学科之间日益严重的分离，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阐释文学，日渐成为文学研究者自觉的学术追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为打破文学研究与相邻一级学科之间日益严重的分离，文学研究者将学术视野转向文学以外的哲学、心理学、地理学、传播学、建筑美学等学科，把这些学科的理论引入到文学研究之中。多种多样的学科理论的不断引入不仅为我们展示着文学世界的丰富多彩，也为我们开启了多层次认识文学世界的一系列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

这其中，文学研究的建筑美学视野的引入尤其值得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说，建筑美学带给文学研究的不仅有新的术语和新的观点，更是一种新的观念、新的思维和新的研究方法。

正因如此，当赵坤准备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我建议她以建筑美学理论研究香港都市文学中的城市想象。我当时的考虑是，文学研究与建筑美学虽然属于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但这些研究对象与其说是依照自然形态而定的，不如说更多是

根据人的主观意志分割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封闭与隔绝的，不如说是相互联系与相互渗透的。这种相互联系与相互渗透的关系，就是文学研究与建筑美学“间性”存在的地方。而在我看来，文学研究与建筑美学的这种相互联系与相互渗透的“间性”，主要表现在对空间的重视之上。

20世纪以来，空间代替时间已经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重点。在西方，“空间转向”既是社会生活、文化政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也是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列斐伏尔的《空间与政治》、爱德华·索亚的《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米歇尔·福柯的《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戴维·哈维的《后现代性的状况》、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约瑟夫·弗兰克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等论著，既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和方法，也为当代哲学、政治学、新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域和资源。

小赵2009年跨越学科界限，进入文艺学专家唐铁惠教授门下读博士。这使她在尝到了以建筑美学等其他学科理论观照文学甜头的同时，也坚定了以建筑美学等其他学科理论研究文学的信心。此后，她在国内许多核心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探寻建筑美学与文学关系的论文。《空间想象与文化记忆》这部书稿，就是这些成果的结晶。

在我看来，小赵之所以能够在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取得较大的成绩，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她具有较强的理论兴趣和逻辑思辨能力。她不仅善于发现学界的最新发展动态，而且善于通过各种强化手段对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精炼、压缩或聚焦、放大，使作为整体系统的这些理论与方法中的不被人重视的某一部分理论与方法获得扩充、放大，极大地突显这些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性意义。

一般人们谈建筑空间，总是会谈建筑材料、形态、类型、规模、性质等，却很少像她在该书中那样提及空间叙事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构形中的权力关系。而在我看来，无论是空间叙事的动力机制理论，还是空间构形中的权力关系理论，一方面具有很强的新颖性，另一方面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其次，她具有较强的审美想象力和悟性。她在广东的中山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求学，漂泊的经历造成了自我和他者、当下与过去的断裂，导致了她生活的不稳定和身份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她博士毕业求职期间，她与我都格外尖锐地体验到院系权力对于高校空间的影响。在一个被标榜为象牙塔的空间中，院系权力拥有者可以肆无忌惮地超越和戏弄学校的原则，权力像“鼠疫”一样在操纵和逼迫着人们向它屈从。任何试图对这种院系权力进行抵制和反抗的个体，最终都将像屈原和鲁迅一样体验到荷载独彷徨的荒谬与深入骨髓的孤独和寂寞。也许正因如此，与许多男性话语操控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对现实、社会、物质等特定空间的描述、界定与判断之上不同，她的关注重点则是个体对边缘空间的感受以及个体在这种空间的存在价值。本书第五章“对话建筑：城市与人”就突显了她的这种关注。应该说，这种对边缘空间的关注既产生于一种对传统精神在当今人文、社会空间逐渐消逝的哀伤之情，也产生于在异质环境中弥补时间的不延续性或空间的隔绝性的一种自我防御本能。当传统的人文、社会空间作为永恒的印记生存于个体的记忆中时，个体的写作也就变成了对这记忆的一种再现式想象，变成了一种自我拯救和自我超越的艺术的精神还乡形式。

当然，这部书稿也有有待于完善的地方。像建筑空间建造之初的原始生活目的在当代社会的重现与扩展，历史文化事件对于建筑物等空间场景的意义，本雅明所说的震惊式体验对于建筑景观的价值等，就还可以在书稿中获得进一步的展开。不过，我相信，假以

时日，小赵一定会对文学的建筑空间研究有更为精深独到的认识，写出更为坚实厚重的论著。

现在，小赵的这部书稿即将出版。作为她的硕士生导师，我自然为她高兴。她多次邀请我为她写一篇序。盛情难却，我不能不应允。

赵小琪

2019年3月31日于武汉大学

目 录

| | |
|-------------------------|-------|
| 绪 论 | (1) |
| 第一章 “城市叙事”：考察城市与文学的一个视角 | (22) |
| 第一节 “参照下的”城市书写及其想象机制 | (24) |
| 第二节 “城市文学”：现象、争议与反思 | (33) |
| 第三节 从“文学中的城市”到“城市叙事” | (52) |
| 第二章 阅读建筑：城市叙事中的景观元素 | (59) |
| 第一节 关于道路的视觉和行为 | (60) |
| 第二节 节点：故事的起点与终点 | (69) |
| 第三节 标志物的消失与再现 | (78) |
| 第三章 置身建筑：城市叙事与空间构形 | (87) |
| 第一节 多元混杂的空间 | (88) |
| 第二节 空间争夺战与性别政治 | (97) |
| 第三节 空间认知的迷茫 | (105) |

| | |
|----------------------------|-------|
| 第四章 作为符号的建筑：城市的想象与呈现····· | (116) |
| 第一节 市井叙事与城市镜像····· | (118) |
| 第二节 怀旧书写的逻辑与资源····· | (128) |
| 第三节 欲望物象、通属城市及乌托邦····· | (142) |
| 第五章 对话建筑：城市与人····· | (157) |
| 第一节 “我城”：对峙或和解····· | (158) |
| 第二节 “他城”体验与跨城书写····· | (171) |
| 第三节 城市与乡村的互文····· | (184) |
| 附录 比较视野下的中西方“城市建筑书写史”····· | (195) |
| 一 西方：从宗教到世俗····· | (195) |
| 二 中国：都城与文人····· | (208) |
| 参考书目····· | (225) |
| 后 记····· | (244) |

绪 论

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简单地反映外面的世界，只注重它如何准确地描写世界是一种误导。这种浅显的做法遗漏了文学地理景观中最有效用和最有趣味的因素。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的透镜或镜子折射或反映的外部世界。同样，文学作品不只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将文学评价成“主观的”恰恰遗漏了这个关键问题。文学是社会的产物，反过来，它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它是一种社会媒体，本世纪人们的意识和信仰创造了这些作品，反之也被它们所影响。它们影响了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方式。作品之间相互影响，阅读时要遵循它的常规，有时也可以打破这些常规。作品是在向读者诉说，因此也要涉及读者的期望与关注。^①

——迈克·克朗

文学作品，作家及作家群体，文学思潮、流派，文学的传

^① [英]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播与接受现象，这些之所以能够进入且越来越频繁地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正是因为文学不只志在“准确地描写”“折射”或“反映”，而是旨在“认识”和“揭示”；文学也不单纯囿于审美活动，而是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一种特定的社会媒介，参与到观念与意义的组构、流通和更新过程中。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英国地理学家克朗不仅揭示了文学作品对地理景观、社会空间的言说和表征作用，也解析了文学作品是如何参与塑造地理景观、组构社会空间的。他的研究指明，文学是一种比“主观行为”或“资料”复杂得多的社会产物；同时也提醒我们，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或综合探索，其目的并不在于还原客观现实，而是为了揭示一套话语或叙述结构与外部世界及意识形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为我们提供一系列新的文学解读方法以及反观和理解人类世界的途径。

将全球化浪潮、城市现代化进程、现代主义、工业文明等因素引入1980年代以来文学的研究视野，也是基于同样的文化研究态度。我们看到，当代中国日常叙事正大幅度地向城市靠拢，一系列新的社会观念、文化环境、文学生产方式以及文本样式，不仅形构成新的文学景观，也引发了研究视野、研究范式和研究话语的转变。其中，文学对于当代城市与空间的表征、想象和形塑是一项被广泛关注的议题，这项议题跨越文学、地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学科，涉及文学与空间、文学与城市、文学与建筑等多个研究分支。

一 文学与空间

早期文艺理论中有这样两个堪称根深蒂固的观念：第一，空间与时间是对立的；第二，文学是时间的艺术。莱辛在《拉奥孔》中就提出：“时间上的先后承续属于诗人的领域，而空间则属于画家

的领域。”^①这种壁垒分明的界限在20世纪以后被颠覆，尤其在现代与后现代小说中，空间以并置、交替、倒置、错乱等形式对时间顺序表示反抗乃至弃绝，文本的时空形式呈现出鲜明的反传统倾向。

西方文论家首先意识到这一点，并展开了相关的文本分析。1940年前后，巴赫金借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史诗和小说》等著作中建立并逐步完善起“小说时空体”概念，提出时间与空间具有统一性甚至同一性，二者不可分割，在文学艺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②巴赫金以欧洲小说发展脉络为纲，分述各个时期小说的时空特征，发展出一套全新的艺术时空观以及关于不同的“小说时空体”的类型学。他还着重分析了哥特小说中的城堡，司汤达、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客厅，福楼拜小说中的小镇等特殊空间，认为它们已突破了故事环境的范畴，成为组织小说事件的中心。1945年，英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等发表《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初步确立了以研究文学空间形式为主要对象的理论范式，并提供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批评方法。该书从两方面阐释了“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从创作主体来看，20世纪作家展示了对空间的浓厚兴趣，他们开始运用多种手法建构小说的空间形式；从接受主体来看，读者需要对此类文本进行反复阅读，将独立于时间顺序之外而又彼此关联的片段

① [德] 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② [俄] 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白春仁、晓河译，见《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275页。

拼接参照，以更好地理解空间形式。^① 弗兰克所分析的空间更多指向文本内部结构，包括情节、形式、节奏、格律等，并非实在的物理空间，这也成为反对者们攻击的焦点——他们认为上述要素本质上仍然依赖于时间过程中的写作与阅读，弗兰克不过是使用了一个“空间”的比喻或象征而已。面对攻击，弗兰克坚持了自己的提法和立场，并于1963年再次撰文对“小说空间形式”进行了详细阐述。1980年，美国叙事学研究者斯宾瑟在《今日诗学》上发表文章为弗兰克进行辩护，提出文学作品中的“空间”是否是一个象征并不重要（假如从语言学的角度审视文学理论，便会发现“形式”“结构”等几乎所有的理论词汇都只是象征性的表述），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寻找一种确切的方式去理解叙事作品表现的空间性以及作品描述的空间与其他结构成分的关系”。1981年，康奈尔大学出版了《叙事中的空间形式》论文集，对这场断断续续持续了30年的争论作了总结和回顾。^②

与此同时，侧重于文本外部的空间诗学、空间权力、空间媒介等研究也陆续展开。1957年，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一书中，从现象学和心理学角度探讨了房屋、阶梯、卧室、巢穴等一系列诗学意象，既对语词空间进行了具象化的比喻，也对具象空间的诗学意味进行了阐发，建立起文学与空间的双向互动联系。20世纪下半叶，在米歇尔·福柯和亨利·列斐伏尔的先后主导下，西方学界兴起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批评，意在反拨二元对立的历史决定论对文化研究领域的长期霸占及其对空间的遮蔽。福柯在1967年提出“20世纪是空间的纪元”，列斐伏尔在1970年提出“空间生产”理论；紧接着，让·鲍德里亚、马歇尔·麦克卢汉、詹明信

① [美] 约瑟夫·弗兰克等：《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秦林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参见申丹、王亚丽《西方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128页。

和爱德华·索亚也分别开展了空间符号学、大众传媒空间和全球化空间等研究，推动了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这一研究趋势广泛渗透于哲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各个领域，因其研究实践时常关注文学文本，从而也深刻影响了文学研究话语。克朗《文化地理学》一书出版于1998年，书中列专章讨论“文学景观”，从地理学家的视野出发对文本内部与外部空间相结合的研究，从客观上推动了文学空间研究走向成熟。

受西方影响，国内相关研究兴起于20世纪末。随着1990年代包亚明、任平等学者将福柯、列斐伏尔、索亚等著作译介到国内，大量学者开始关注文学与艺术空间，所产生的比较重要的理论成果有陆扬《空间理论与文学空间》（2004）、刘进《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空间理论与文学观念》（2007）、江正云《论文学空间及其消费形态》（2007）、冯雷《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2008）、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域下的文学空间研究》（2010）、吴冶平《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2008）等。实践方面，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领域所持的研究理念和采取的研究路径有所区别。古代文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以杨义、梅新林、曾大兴为主导，他们提出应高度关注文学发生、发展的地理语境，由此挖掘出不同时期、地域的文人流变和作品主题、风格之间的关系，并探索出了一条“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研究路径，其研究侧重于新的文学史观建构及文学史学梳理，代表性成果有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2007），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2004）、《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2015），曾大兴《文学景观研究》（2011）、《构建文学地理学“立体图景”》（2014）等。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则集中产生了一批运用“空间批评”理论对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整体性或阶段性研究的著

作，如敬文东《从铁屋子到天安门——关于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空间主题”札记》（2004）、陈慧芬《空间、性别与认同——女性写作的“地理学”转向》（2007）、邹建军《从原乡、异乡到世界——新移民小说中三重地理空间的跨界书写》（2009）、张谦芬《论异质空间与文学民族化——上海沦陷时期文学启示》（2014）、黄继刚《空间的现代性想象：新时期文学中的城市景观书写》（2017）等。

从现有成果来看，国内相关研究实践以现代文学作品为主要的文本对象，这应当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城市土壤有关。尽管乡村叙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长期占据核心位置，反之，由于中国城市的文化基础尚不够坚实，对应的城市叙事也始终处于动荡多变的状态，并多少呈现出碎片化、瞬时性的特点——用张英进的话来说就是：“近年来城市想象的特点是技巧实验、万花筒般的意象、转瞬即逝之感”^①；但正如陆扬在引介索亚、克朗的文学空间理论时提到的“文学中的空间一大部分是城市的空间”，“城市的现代化导致它无边扩张，结果是城市的空间大到无以认知”^②——碎片、瞬时正意味着多元多变，比起坚实稳定的乡土空间，城市的多元文化使得新的权力话语、身份意识、感知经验交替更迭、彼此缠绕，“空间”也得以成为一个多层次、多向度的复杂概念，其所言说的和可供解析的空间才变得更为广阔。

陆扬引介了克朗书中许多对文学空间的个案分析：涉及资本的空间流动，如《德伯家的苔丝》所描写的阶级分化和生活方式变迁；涉及家园感与怀旧情绪，如冒险主题的史诗、旅行故事和流浪汉小说；涉及权力空间与空间的权力，如《巴黎圣母院》中

^① [美] 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页。

^② 陆扬：《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

“开放的、正规的国家控制的地理空间”与“晦暗的、狭窄的贫民的空间”形成的对立（小说同时提供了揭示“国家怎样应对潜在的市民暴动”的“知识地理学”）；涉及日常生活经验的变迁，如波德莱尔笔下的“闲暇者”（flâneur）在街头转悠，体验新的消费空间；左拉笔下的女性则流连于封闭的商场——这一对比标志着都市空间从公域向私域转移。克朗的研究从侧面显示出“空间批评”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和包容性，且并未放弃对历史语境的考察——叠加了时间线索的空间，始终处于一个不断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之中。

我们应当从什么角度入手对文学空间进行考察，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那么可以换一种思路来提问：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中寻找一些可靠的线索，以供我们识别和解读纷繁复杂的文学空间？对文学进行空间研究，如何在考虑文化因素的同时，也兼顾到文学自身的审美属性？空间想象中的个体经验、身份记忆与空间本身，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和差异？

在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中，本书最终选择的是“建筑”这条线索，以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叙事为文本对象，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某种程度上的回应。在简要阐述文学与建筑之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史之前，还需要回顾一类研究：文学与城市。如前所述，城市是当前文学空间研究的核心，而以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为契机，国内学界对文学与城市的相关研究在新千年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范式转型，在传统“城市中的文学”研究基础上生发出一套全新的“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其转型思路及相关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与理论参考。

二 文学与城市

“城市”的英文 city 一词由法语词 cité 演变而来，cité 又源于拉

丁词 *civitas*。^① 这个词源同时还派生出了另外一个词：*civilization*，即文明。正如 *city* 的词源意义所表示的，城市是文明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是文明的载体；它既包括外在的物理结构，也包含内在的思想与制度，后者通常意味着理想的道德秩序或理性秩序。^② 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曾说：“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结构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③ 文学家伊哈布·哈桑则用诗性的语言概括道：“城市：灰尘、魅力、玻璃、钢铁、混凝土构成的几何体……，但这一粗糙结构下还有另一个城市：看不见的，想象的，由梦想与渴望构成，是它引发了所有变化。”^④

城市从起源到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间发生了许多深刻的社会变革。无论追溯城市的起源还是探索城市的发展历程，都是十分复杂的工作，而一旦牵扯到城市化与现代化议题，又将涉及更加广泛的学科领域。从哲学、人类学、考古学到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试图概括城市的本质，却始终为城市瞬息万变的表象与丰富驳杂的内涵所限制。它就像一个饱含意象和隐喻的文学文本（*literary text*）——“告诉我们许多更为广阔的社会内涵……告诉我们谁拥有权力，又是如何行使

① *Civitas* 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构成古罗马城邦、联邦一类共同体的公民集体；二是由共同责任、义务、目标等共同体意识所框定的公民身份。参见 <https://www.dictionary.com/browse/civitas>, 2019年1月30日。

② 参见 [美] 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③ [美]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倪文彦、宋俊岭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④ 转引自 [美] 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